

金马电视文学

雨天有故事

陈爱民 著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• 北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雨天有故事/陈爱民编著. —北京:九洲图书出版社,
1996.5
ISBN 7-80114-106-7

I. 雨… II. 陈… III. 故事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826 号

雨天有故事

出版:九洲图书出版社(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,北京市委党校2号楼)

邮编:100044 电话:8366742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一二〇一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235 千字

印张:10.5

版次:1996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-10000 册

书号:ISBN7-80114-106-7/I·51

定价:12.80 元

电视剧《雨天有故事》主创人员

出品人：陈逸飞 朱永康

监 制：姜 一

制 片：杨世光

作 者：陈爱民

导 演：杨世光

剧中主要人物及其扮演者

夏雨天——潘长江
柯 虎——李翠云
叶青青——郭冬临
宋 强——金巧巧
邱 红——张大理
杜 宁——赵 亮
顾其中——马书良
贾亦珍——李明启
叶大妈——莫 奇
陶仁贤——赵 薇
苗 兰——

江 勇——魏积安
万顺达——尹相杰
林教授——刘 钊
老人甲——黄宗洛
老人乙——张 瞳
姚 军——刘亚津
帅 哥——黄格选
崔二嫂——许 娣
柯 妻——杨 锐
艾团长——舒耀瑄

幽默是……

编剧 陈爱民

据说年轻的绅士去参加派对前要做三件事：擦亮皮鞋、往嘴里喷点香水、准备好三个笑话。

可见幽默比英俊和潇洒更具有吸引异性的魅力。

中国人，作为一种民族性格，幽默的含量太少了。这大概是因为几千年来小姐们都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使幽默无用武之地而退化吧。

幽默决不是油滑，决不是自贱。

幽默是与人为善的润滑剂；幽默是尊严的防护网；幽默是对不称心事处之泰然，是对明天永不悲观。

请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吧，朋友！

希望您喜欢

——我的心里话

导演、制片 杨世光

1994年7月的一天，我坐在我的朋友、著名编剧陈爱民家的电脑前，边聊天边浏览他新近创作的一部喜剧的前五集大纲，忍俊不住。有点意思，我对自己说。我要把它拍出来，主人公除潘长江外不作第二人想。就是他了。挺偶然，不是吗？

说干就干，我们三个人——陈爱民，潘长江和我一头扎进一个小招待所，围绕着潘长江的特点昏天黑地地“侃”剧本，直到榨干了每个人的生活积累。终于，26集电视剧《雨天有故事》初具雏形。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：小品是广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，潘长江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小品演员，干脆就拍一部以一个小品演员的人生浮沉、事业兴衰为主线的“小品式生活喜剧”。

在此之前，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毕业后，我曾经做过影

片《过年》和《葛老爷子》的制片主任，执导过影片《祝你好运》和30集电视剧《中国的老字号》（任总导演）。这一次作为《雨天有故事》的制片人、导演，对我来说却是一次全新的经验——并非浑身上下都充满喜剧细胞的我要拍一部彻头彻尾的喜剧片！

既是一出表现小品演员生活的喜剧，中间自然穿插了不少潘长江的小品表演。当然，这是与剧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，与此同时，也有意识地安排了大量生活化场景。在总体风格上，我力图把握笑而不闹，闹而不俗的原则，在剧作基础上注意收敛。我和长江达成默契：

在表演上顺其自然，切忌搞笑。卖丑并非就能招徕观众，喜剧片的精髓是源于生活的幽默。

不知不觉将近两年过去了，《雨天有故事》这个丑媳妇就要与全国的公公婆婆们见面了。有人问我结果如何，我说不尽人意之处有之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下一回我会拍得更好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这部戏对于喜剧样式的电视剧是个有益的尝试。

希望您喜欢，这是我的心里话。

1996年5月3日

目 录

一	(1)
二	(16)
三	(23)
四	(30)
五	(44)
六	(56)
七	(65)
八	(75)
九	(81)
十	(92)
十一.....	(106)
十二.....	(120)
十三.....	(130)
十四.....	(140)
十五.....	(150)
十六.....	(156)
十七.....	(167)

十八.....	(176)
十九.....	(191)
二十.....	(201)
二十一.....	(213)
二十二.....	(225)
二十三.....	(236)
二十四.....	(252)
二十五.....	(263)
二十六.....	(273)
二十七.....	(282)
二十八.....	(294)
二十九.....	(308)
三十.....	(315)

明星大饭店总服务台，一只女性的手正往登记簿上誊写。一只男性的手不怀好意地挪过去，手指迫不及待地在台面上敲点着。突然亢奋地停住，食指和中指像两条腿蹑手蹑脚地凑过去，爬上了女性的手。女性的手受到这袭击，一惊，刚想缩回，但被那只手给攥住不放。值班小姐叶青青吃惊地望着大堂经理顾其中。顾其中微笑着若无其事地环顾大厅。叶青青反抗无效，又不敢张扬。又一只手从叶、顾两人之间插入，翘着兰花指将顾其中的手轻轻抓起。顾其中愕然，一看是饭店的行李员夏雨天。夏雨天微笑着将他的手托起，像托一件珍贵物品似地来到商品部柜台前，来到一只套着丝袜的模特脚的跟前。他郑重其事将顾其中的手放到那只模特脚上，吹着口哨走了。顾其中忿然地望着他的背景。夏雨天回头冲他一乐：“手感怎么样？”

叶青青“扑哧”一声，乐了。

夏雨天换下工作服，正准备下班。他推开弹簧门出去，刚要松手，看见一位老人要进来。他扶住弹簧门，让老人进。老人感激地冲他点头致谢。他微笑以答，目送老人进去，刚一松

手，忽见厅内一性感女郎款款而来。他赶紧又把门抓住，以献殷勤。这位名叫苗兰的姑娘冲他嫣然一笑，用英语说了声谢谢。夏雨天受宠若惊：“不，不用谢。我叫夏雨天。”他恋恋不舍地目送她离去的背影，特别是她超短裙下那修长的玉腿。苗兰似乎知道他在看自己，模特步的摆幅更浪了。这使夏雨天更加心慌神摇。此时，一群人趁机“借光”络绎不绝地从厅内出来，没一个人伸把手扶扶门，替下夏雨天。总算，最后一个也出去了。这时，他发现同事王大个从楼梯上奔下，也想借光。他一生气，手一松，走了。当门回弹时，王大个一看不好，赶紧刹步，但惯性太大，大理石地面太光滑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向弹簧门滑去，惨叫一声。门外的夏雨天听见喊声，赶紧返回救援。不想王大个就势往地下一躺，双脚“铲门”。大门正好打在前来救援的夏雨天的头上。他踉跄几步，退下台阶，推倒了一排自行车。

看车的大妈骂着扑了过来。夏雨天在大妈的痛骂下一边扶车一边认错。晕晕乎乎一歪栽，把刚扶好的十几辆车又碰翻了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火冒三丈的大妈，身子一软，扑在了大妈的怀里。大妈母性大发，可怜地抚弄着他的脑袋：“唉，你这好可怜的倒霉蛋哦！……”突然醒悟，推开他，“你甭跟我装蒜，快把车都扶起来！”夏雨天无可奈何地在大妈的监督下扶车，突然他发现从饭店出来的苗兰“趁机”推走摩托车，不交费。他讨好地：“大妈，有情况！”追苗兰，“哎，站住！……”

苗兰回头一看，车被夏雨天拽住，喝斥：“你干什么干什么？”夏雨天回头冲大妈喊：“大妈，她没交费！……”苗兰：“你是谁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夏雨天：“小姐，话不能这样说。你看人家老太太，这么大岁数了，风吹日晒，为人民服务，就挣这几个辛苦钱，咱们不能这么干啊。……大妈，您说是不是？”“是你

个头，”大妈冲苗兰一挥手，“快忙你的去吧。”夏雨天瞧着苗兰推车走了，不解地问：“大妈，您怎么放她走了呢？哦！您这是在学雷锋，发挥余热？”大妈：“我敢收她的钱吗？连她这辆摩托车还是拿我的钱买的呢。……”夏雨天：“那……那她是？”“我的老丫头！扶车去！”“哎哎。”夏雨天悻悻又去扶车，嘀咕，“得，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”

街上，夏雨天下车，觉得时间还富裕，便东张西望，挤进人堆瞧热闹。一个小贩在往白手绢上抹墨汁、菜汤、油泥，边抹边用“去污灵”洗涤：“哎，瞧一瞧看一看，用一用试一试，啊。最新的科学配方，啊。不管是血迹墨汁，菜汤油渍，啊。抹一抹搓一搓，洗一洗投一投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，啊。买一瓶送给妻子，啊。这是爱心的奉献，情意无价，啊。……”果然，不管沾上什么，都一抹见效。

夏雨天瞧瞧自己裤子上刚才扶车沾上的油污，便买了一瓶。跳上一辆公共汽车。当公共汽车驶到郊区时，车内的夏雨天看见路旁有人围观斗殴。人圈里，打架的两人犹如以狐斗虎。人高马大的小伙叫宋强，西装革履，却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小个精瘦，那架势却是个练家，抡着他转圈子。宋强被拽得踉踉跄跄，狼狈不堪。围观者兴奋叫好。宋强的女友邱红气急败坏地喊：“别打啦！松手！要勒死人啦！……求求你们别起哄啦？哪位管管吧，要出人命啦！……”公共汽车停下，夏雨天从车上跳下来。他挤不进人圈，急得绕着人堆蹦着高，喊：“别打啦！打出人命就不好玩儿啦！……哪位伸把手劝劝架啊！别光瞧热闹啦！”可前边堵得死死的，谁也不给他让空。圈里一传出邱红的呼救声，他又火烧火燎地转着圈喊：“二位，二位瞧我的面子别打啦！都是炎黄子孙，有什么不能协商解决的啊？阿拉法特跟以色列

都达成协议了。……嘿，别打啦哥们。”他生气地捅捅前边一个二米的大个，“我说，你就好意思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吗？还乐还乐，瞧你这样儿，没个耳朵挡着，大嘴岔子都咧到后脑勺去了。”大个把眼一瞪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夏雨天马上软了：“我说，……我是说，你的形象多高大，长得就像泰山顶上一棵‘葱’似的。哎你听听，听听，那姑娘呼唤的，多让人揪心哪。你难道就没有一种挺身而出的冲动？”大个：“那你怎么不去啊？”夏雨天：“废话，我要是能挤得进去，还用你吗？”“那好说。”大个一手揪住他的脖领子，一手揪住他的腰带，喝了声“起！”就把他平举过头，顺进前面人的头上，“劳驾，接一把。劝架的来了。”前边的人乐着，把吱哇乱叫的夏雨天传递到圈内，往起一扔。

圈内，宋强和对手正兜圈子，试探着。突听半空一声霹雳似地喊：“住手！”两人抬头一看，惊呆了。夏雨天在空中拉了个很地道的饿鹞扑食架子。“啪”从空中摔下，玩了个大屁墩。宋强和对手一瞧，异口同声喊起来。对手：“哈，还带帮助的！”宋强：“来吧，我一个打你仨！”俩人见夏雨天刚要起来，“呀！”地一声就进攻。对手一个箭步上前就是黑虎掏心；宋强找下三路，一个360度的扫堂腿。夏雨天慌了，就地一个后空翻，乘风破浪，转头就钻进人堆里。对手一拳走空，被宋强的扫堂腿绊倒。夏雨天挤出人群，左右看了看，发现路口站着个警察，跑了过去。那警察背着手站着，好像对那边发生的事无动于衷。夏雨天天气坏了，跑到他身后一拽他：“嘿，那边要出人命啦，你……”突然他感觉不对，转到警察跟前一看，是个假人。那边传来邱红的哭叫声：“别打啦，打死人啦！”夏雨天犹豫了一下，一跺脚，又跑回去。

人圈里，两人都打红了眼。对手也挂了点彩。宋强更惨。宋

强是以命相拼，瞎抡胡打；对手躲闪腾挪，瞅准机会一拳又一拳揍他的面门。宋强支持不住，几步踉跄，邱红上前抱住了他。宋强挣脱，对手刚要上前下狠手，夏雨天从人腿中又钻了进来，嚷着：“暂停！暂停！”对手回手就给他一拳，正打他面门上。夏雨天噉地一声捂住鼻子：“别别，别误会。我不是他的人，我也不是来打架的。你们这么瞎打可不行，要有规矩。不许动，别动啊！”转身冲宋强数数，数到八，宋强还恢复不过来。夏雨天赶紧举起对手胳膊，宣布：“红方胜利！你可以班师回朝，回家吃炸酱面了。”宋强在邱红搀扶下起来，虚张声势地：“你，你别走！”夏雨天教训宋强：“哥们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就你那两下王八拳还敢跟人家过招？光使笨力气行吗？懂不懂什么叫四两拨千斤？……”又忙忙叨叨去推对手，“哎你走你的，我得先集训集训他，咱们改天再约时间。走好，不送啦。”又转身安慰宋强，“我看出来了，哥们，你的实力比他强多了，今天主要是你竞技状态不佳。……”

“你流鼻血了。”邱红赶紧拿了手绢要给他擦。夏雨天闻闻这香喷喷的手绢，还她，用手一擦：“谢谢，别脏了你的手绢儿。”围观者起哄：“噢，还打不打啊？别天桥的把式，光说不练噢！”夏雨天赶紧凑到宋强耳边说悄悄话：“瞧出点门道没有？那些人都是向着他的。人家占主场之利，所以超水平发挥。算了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撤吧。”邱红也小声警告：“给个台阶你就下吧！”宋强不敢吱声了。夏雨天见对手走了，冲围观者作了个罗圈揖：“各位，散了，散了吧。没什么好看的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”记者贾亦珍讥笑他：“小伙子，精神可嘉，就是缺点儿自知之明。以后啊，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磁器活。吹牛把鼻子都吹破了吧。”夏雨天笑笑：“您说得对，师傅。可我不在这儿丢丑现眼，就很

对不起您哪。您抄着手，辛辛苦苦站这儿，架秧子起哄，图个什么？不就瞧人家打架玩命，您瞧着过瘾吗？谁把谁打残了小命搭上了，一不是您家的人，又不用您掏医药费，于您无损，是吧。回家小酒盅一捏，还可以把我们当反面教材，给你孩子上一课是吧？没错，您准这么‘哼哼’教导：‘宝贝儿，可别学那俩傻帽。逞什么能啊？你以为那些看热闹的拿你当英雄哪？拿你当活猴！跟街上看耍猴的一样。……’夏雨天这一通冷嘲热讽，把那些围观者说得哑口无言，三三两两溜了。那个中年人最后也坚持不住，走了。夏雨天看人都走光了，正要走，听有人喊他：“哥们！……”回头一看，是那对手。对手吭哧憋肚地冲他竖起大拇指：“哥们，你比我高。”望着扬长而去的他，夏雨天抹了一把鼻血，自我解嘲：“高？甭给我来这一套。摔得越高摔得越惨，都摔成柿饼子了。”

来到又一路口，夏雨天看见一个背对他而站的警察，自言自语地：“嘿，又是个假冒的，管什么用？！”愤愤然上前把满手的血污往那警察左臂一抹。那警察缓缓扭过头，看了看被弄脏的警服，又看了看他。夏雨天吓得目瞪口呆。江勇沉着脸：“怎么个意思？”夏雨天：“我，我……对对不起，我以为……你怎么是活的啊？”江勇把眼一瞪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“不不，我我……我错了！是我错了！”夏雨天突然想起，赶紧掏出那瓶“去污灵”，“你别着急，我马上给你弄干净了。”说着掀起警服袖子，将“去污灵”倒了一点，怕不保险，全倒了上去。江勇：“嘿嘿，你倒的什么？”夏雨天学着小贩那一套，边搓边说：“你放心，这是最新的科学配方，啊。不管是血迹墨汁，菜汤油渍，啊。抹一抹搓一搓，洗一洗投一投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，啊。买一瓶送给妻子，那是爱心的奉献，情意无价，啊……好了，瞧！”他

把袖子伸伸平展，傻眼了。那袖子被腐蚀了一个窟窿。“你！……”江勇火冒三丈，一把提溜起他。夏雨天被拎得双脚离地，吓坏了：“我错了我道歉！”江勇：“你说的轻巧，错了？故意毁坏警用装备是触犯刑律。”“别别，你别吓唬我。”夏雨天被放下，“警察同志，我我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是我刚买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赔，我叫夏雨天。我一定赔还不行吗？”江勇稍稍息了火，推开他递过的身份证：“这不是赔的问题。你瞧瞧，警容不整，我怎么执行公务？”“这，这……可说呢。这好办。”夏雨天灵机一动，把江勇的臂章摘下，挪下点，正好挡住窟窿。还得意地，“瞧，天衣无缝。遇事得动动脑子，对不对？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？！”江勇瞧瞧他，哭笑不得：“好了，跟我走吧。”夏雨天被拽着，害怕地问：“上哪儿去啊，同志？别拉别拉，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。我还有急事，紧急公务，真的，都要晚了！警察同志，……警察叔叔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我认赔就行了吗？……”

夏雨天被江勇“押”着走进公安分局。迎面过来的一个警察喊：“江勇，还你钱。”夏雨天站下，看到办公室里干警整治几个罪犯，感到心惊肉跳。“这小子犯什么案？”夏雨天一听在说他，回头瞧了一眼那警察。江勇没答茬，过来拍拍夏雨天：“走吧。”夏雨天跟着走过一间间屋子，一直向尽头的厕所走去。江勇：“进去”。夏雨天恐惧地：“干吗？我没尿。”江勇不耐烦地：“啧，叫你进去就进去。”夏雨天瞧着他那严肃的脸，想起了海外影视片中看到的画面：警察局内，警察将不服的罪犯推进厕所，一顿毒打。便赖着不肯进去。江勇推着夏雨天走进厕所。夏雨天不由自主地喊起来：“不！……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抗议！……”江勇拧开了水龙头：“你抗议什么？过来！洗洗。”